

马玉琛 / 著

金石记

JIN SHI JI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马玉琛 / 著

金石记

JIN SHI JI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石记/马玉琛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.11
ISBN 978-7-02-006139-6

I. 金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3790 号

责任编辑:李建军 装帧设计:柳 泉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金 石 记

Jin Shi Ji

马玉琛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2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2

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978-7-02-006139-6

定价 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1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齐明刀来到了古都长安。

齐明刀是头一回离家到几百里外的长安城去。事事操心的妈为他换了季，棉袄脱下，毛衣穿上。毛衣的毛是妈从自家养的羊身上剪的，线是妈亲手纺的，毛衣是妈亲手织的，而且用土法染过，染得不太均匀，白白绿绿，大老远看像是花毛衣。毛衣外边，套件旧军装。那是叔父从部队上复员回来专门送给他的。原来说要送一身，因为他没有考上大学，就只送了一件上衣。他得了宝贝似的，压在褥子底下，平常不穿，外出或逢年过节才穿。几年下来，倒没有破损，只是洗刷得泛白了。裤子呢？是妈点灯熬夜，抽去棉裤中的棉絮做的夹裤。鞋呢？是妈新做的千层底条绒方口布鞋。外出的是儿，忙奔的是妈。古人说得真好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想到妈，齐明刀的心里就暖洋洋的，像车窗外初春的阳光。

齐明刀带着妈的温暖，抱着一个系着红塑料绳，装酒用的纸箱靠车窗坐着。

齐明刀探头望望窗外，山岭渐渐被汽车抛在后边，丘陵平原渐次铺展开来。麦田返青，麦苗生长，麻雀乌鸦落进去便埋没看不见了。在这泾渭两河流域的山岭丘陵平原间，埋葬着周秦汉唐几十位皇帝和不计其数的王公贵戚和大臣将军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埋人挖墓穴、掘土烧砖瓦、翻土地种庄稼，随时都有可能一锄头挖



个钱罐罐。齐明刀把纸箱又往紧里抱了抱。

汽车翻过渭河桥行不远，齐明刀就看见了高楼参差林立的长安城。一看到长安城，他的心脏就像发情的雄鹿一样狂蹦乱跳，把胸膛撞得咚咚直响：长安城，这就是长安城！我看见你了！

汽车到西郊客运站，齐明刀双手拎着纸箱出站走上大街。他顺着大街两旁高楼大厦夹出的空间望去，望见了长安城的西城门楼。西城门楼耸立在城墙之上，顶端齐天，四周飘浮着云彩。齐明刀迈开大步，随着大街上的人流往西城门楼走去。

齐明刀站在西城门楼前的广场上，眯着眼睛，心情激动地欣赏着西城门楼。西城门楼三层屋檐叠加，十二个翘角飞挂八方，中脊厚实平稳，首尾遥相呼应。楼上几列箭窗直窥西面开阔天地。城墙正中闪耀着三个巨大的金字：安远门。城楼两边，是笔直陡立的城墙，城墙下，是环绕而去的护城河。

齐明刀虽是初次看到长安城，可关于长安城的历史，师傅货郎苗已给他絮叨了不少。文王定泮，武王治镐，秦皇建都咸阳。汉王刘邦进军咸阳又还军灞上，而楚王项羽一来，一把火把阿房宫烧个精光。仅此一把火，项羽就该受垓下之围。别看刘邦是个小亭长，却懂一些阴阳风水，得天下后将宫城移到渭河南岸。武帝刘彻秉承祖业，大兴土木，建了气势恢弘的汉长安城，可惜让乱臣贼子董卓给毁了。你想，毁了长安城，吕布能不提枪取他的人头吗？！隋唐时，李渊父子领兵取天下，又在汉长安城废墟偏东南的底窝上，建了唐长安城。

汉长安城西面有直城门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。唐长安城这安远门，是直通西城大道的起点。自安远门西至唐王朝边境，有一万二千里之远。每逢西北边关狼烟燃起，大唐将士便在校场誓师，然后出安远门征讨。将士出征，天子必然亲自送到安远门外，说一番保家卫国、建功立业、激励斗志、鼓舞士气的话，最后说一句：朕等



你们凯旋归来，到时候朕在这安远门外摆千桌宴犒劳三军。将士们山呼万岁，敲着震天动地的金鼓，唱着气壮山河的出征曲，旌旗漫天，往西而去。

齐明刀听师傅货郎苗讲过不少长安城的史话，今日又看到长安城西门楼，心情格外激动，但他明白，要摸着长安城的灵魂，那还差得远呢。

这城门楼这么高哩，冒天哩，挨着云哩；窗户这么多哩，几排排哩；楼顶上的琉璃瓦那么亮，放着光彩哩！乡下人要是盖这么高这么大个门楼，压根儿就不用再盖上房了，光这门楼里就能住祖孙三代几十户人哩。城墙这么高这么宽厚，比电视上的万里长城还强哩。还有这护城河，灌满能撑大船哩！

这城门楼上没有一个人居住，全让马燕住着。马燕比乡下的春燕大，翅膀长，爪小腿短，歇栖在高处，起飞时一纵身，从门楼的窗台上跃向空中，在空气中下沉一段，再借势凌空展翅，冲天飞起。风起云涌，暮雨欲来时马燕就聚群高飞，结对盘旋，或者围绕城门楼，或者钻入云彩中。马燕吱吱鸣叫着生活在空中，吃空中的虫子，喝护城河的水。马燕喝水的姿势真是潇洒漂亮，一个俯冲，掠水面而过，水面泛起小水点。瞧这马燕，比乡下的春燕住得阔呢。我齐明刀要是一只马燕，住在这城门楼里，那我就是城里人了！那该有多么幸福啊！

齐明刀越过广场，径直走到城墙跟前，抱着纸箱仰头往上看。墙垛宽哩，像狮子的牙齿。师傅货郎苗说，城墙上能并排行走四辆皮轱辘马车，现在一看，果然信哩。光瞅这门洞，至少十几丈深哩。

齐明刀放下纸箱，用手摸着城墙。这墙砖比乡下人的炕坯还大还厚哩！不知是汉朝的？唐朝的？还是明朝的？风吹日晒雨剥蚀，砖面上掉片片，砖缝缝里生苔藓哩。我齐明刀要是苔藓，就生长在城墙的砖缝缝里；若是一根木楔子，也准能钉在这砖缝缝里！



齐明刀背靠城门楼的墙壁,看着城门洞。城门楼左右两边各有两个城门洞,中间一个大城门洞。中间的大城门洞常年关闭,两边四个常年开放,开放到了不要门框门扇的地步。各式车辆和各色人物从左边门洞进城,从右边门洞出城。门户开放,自由得很,进去是城里,出来是城外。齐明刀看过电影《三进山城》,就在城门洞里打了三个穿堂过,觉得进长安城也不算太难哩。齐明刀望着进出城门的车辆、摩托,想城里人就是有福,说话不用嘴,走路不用腿,不是坐车就是骑摩托,至不行也骑着式样灵巧的自行车。唉,只有乡下稼娃^①才用两条腿走路哩。

齐明刀抱着纸箱,立在城门洞口,觉得自己像一条寒酸的丧家狗。

再寒酸的狗也要拉屎尿尿。齐明刀这时候想尿尿了。齐明刀东瞅瞅西瞅瞅,就是瞅不到能尿尿的地方。要是在乡下,随便哪个墙拐角,随便哪片庄稼地都行,既方便又能当肥料。城里不行,要是夜晚天黑,兴许能往护城河里尿,反正护城河也尿不满。可现在是大白天,光天化日,人来人往,谁还敢往护城河里尿呢?判你个亵渎长安罪,那劳什子还保得住吗?!

齐明刀实在尿急,看到城墙根不远处有个人坐在桌子后面,急忙抱了纸箱走过去:“大妈,我憋尿。”

大妈看看他:“憋尿上厕所呀。”

“寻不着厕所嘛。”

大妈笑了:“头一回进城吧?头一回进城的乡下人都这样。告诉你吧,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”

齐明刀抬头一看,面前果然立着三间一砖到顶的大瓦房,房上的门窗古色古香,门前挂着酒店望子一样的门帘。这房子齐明刀

^① 稼娃:关中方言,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称呼,含憨厚淳朴之意,也含土老帽之意。



看见过几次,但咋样也想不到这房子就是厕所。乡下有钱人家的上房还没这房子好哩,放在这儿当厕所,可惜可惜!

齐明刀抱箱欲进。

“慢着。”

齐明刀止步回头。

“五毛钱。”

听说城里人看电影要买票,不承想这上厕所也要票。齐明刀憋得慌,顾不得争辩,掏出五毛零钱扔到桌子上,抱起箱子往里冲。

“慢着!”

齐明刀收住脚,心想咋回事么?这时帘子撩开,走出一个女子,差点和他撞个满怀。

那女子倒没什么,齐明刀却红着脸,抱着纸箱蹿进男厕所,放下纸箱就撒尿。厕所里有位清洁工站在背后看着他。齐明刀尿了足足五分钟,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。正享受轻松时,有人拍他肩膀,回头一看,是清洁工。清洁工指着墙上一个牌子让他看,牌子上写着:大小便不入池,罚款五元。

瞎了,撒在池子外边了。

清洁工向他伸出巴掌。他有些难为情,兜里只有十块钱了,再撒泡尿就全没了。

清洁工见他不想掏钱,说:“不罚款也行,罚劳动。把男女厕所齐齐打扫一遍。”

天,咱进城弄啥来哩?不成不成。

清洁工眼睛一眨:“还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啥办法?”

“拿你的破纸箱顶罚款。”

没门没门,画个圈圈套狼哩。

齐明刀权衡再三说:“还是罚五块钱吧。”说着掏出仅有的十块



钱。清洁工接过去，掏出五块钱找给他。他想：城里人还是讲诚信，说罚五块就罚五块，一分钱都不多收。

齐明刀抱着箱子出来，清洁工没有继续打扫厕所也跟出来。齐明刀想：我交了五块钱，问个路总成吧？就问：“师傅，到小雁塔咋走哩？”

“嗨，好走得很，大雁塔隔壁么。”

大妈听到了，说：“你胡咧咧啥哩？闲得没事害臊人家乡里娃弄啥哩？”

清洁工：“问我到小雁塔咋走哩，我说在大雁塔隔壁哩，我顺嘴胡说了吗？”

大妈说：“快扫你的厕所去，扫不干净，当心管理员来罚你十块钱。”

清洁工折回厕所。

大妈转过头问齐明刀要地图不？长安城里的大妈真灵醒，一听见路就问要地图不。要哩么。大妈不光看厕所，身边还摆个小杂货摊，卖烟卖瓜子卖水卖报纸卖地图。大妈拿份长安城地图给齐明刀，说五块钱。齐明刀接过去一看说不是标了四块五吗？四块五是批发五块是零售，不赚五毛钱我一大把年纪谷堆堆坐在城门楼外边下凉呀。齐明刀刚才还在心里骂清洁工是个坏蛋，大妈是个大大的好人。这回儿却想，城里人你白搭嘴问他路他就是坏蛋，你掏钱买他东西他就是大大的好人。

齐明刀急着要找到小雁塔安仁坊，可身上十块钱让罚去五块，就剩下五块了。买了地图就得饿肚子，可到不了小雁塔安仁坊，黑了就要睡在这城河边的石凳子上。齐明刀狠狠心咬咬牙说五块就五块，可你得搭一杯水给我，我走路走得远，渴得很。大妈说你买了地图，白喝两杯水都行。齐明刀买了地图，大妈拿纸杯给他倒一杯水，他喝了，大妈又给他倒一杯，他又喝了，顺手要把纸杯扔掉。



大妈连忙阻拦，甬扔甬扔，说着指指路边一个戴黄袖章的人，说你一扔他就过来罚款。乖乖，上厕所撒不到池子罚钱，扔纸杯也罚钱，这长安城里弄啥不罚钱呀？罚就罚吧，咱个空口袋看他罚啥去？嗨吆，你带啥罚啥，你带个烂纸箱他就罚你烂纸箱。那咋办呀？扔到那里边呗。大妈指指不远处立着的垃圾筒。垃圾筒黄顶绿身子，齐明刀刚才还把它当邮筒呢。长安城真怪，街两旁立这么多邮筒干啥？

齐明刀把纸杯扔进垃圾筒，暗道，怪不得长安城的街道这么干净，原来有垃圾筒哩。哪像咱乡下，碎娃随地撒尿，牛羊顺街拉屎，弄得街道臭烘烘的。长安城里爱罚钱是爱罚钱，却比乡下干净文明。要是不爱罚钱，咋能干净文明呢？

得，别咸吃萝卜淡操心，长安城干净文明不干净文明是你个乡下稼娃操心的吗？你该操心的，是咋样尽快到达小雁塔安仁坊的无聚楼。

齐明刀蹲下身子，把地图铺展在膝盖上，仔仔细细地寻找，中学学的地理历史和看图识字回到家里没啥用，可一进城马上就用了。他很快找到了小雁塔，也找到了大雁塔，哪里是隔壁？隔壁多着哩！齐明刀把走小雁塔的路线牢记在心，收好地图，拎了纸箱，跟大妈打个招呼，走到广场中心，再一次把巍峨壮观的安远门城门楼看了一眼，拧身顺着河边大道，一路往南行走。齐明刀边走边寻思：刚沾城边，就遇到上厕所罚钱和买地图两档事，真要进到城里，还不知道要遇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哩。

走到城西南角，齐明刀看到一个气派的大门，门上挂着西北大学堂的牌子。那是一所著名的大学，齐明刀做梦都想上那所大学，可惜没考上。齐明刀真想进去转转，但想到自己这么寒酸，抱个纸箱在里面瞎尿转啥哩？算了，走吧！走过去的时候，齐明刀的心莫名其妙地疼了两疼。



齐明刀往前走不很远,到十字路口往左拐,又一路往前走,走着走着就看见小雁塔的塔顶了。齐明刀欣喜若狂,不由加快了脚步。

到了小雁塔就到了安仁坊。齐明刀找到旧货市场,向一个年龄大些的人打听:老人家,到无聚楼咋走?老人见是朴实憨厚的乡里娃,就说,是金重廓金三爷家的无聚楼吗?

对对对,是金三爷家的无聚楼。

老人手往前指,说到第一个巷口,进去左手第三家便是。

齐明刀顺着老人指引的路线,很快到了无聚楼前。刚才看老人对金三爷的崇敬神情,便知道金三爷的名气在长安城里比雷还响呢,可是看金三爷的无聚楼,却稀松平常得很。虽是独家独院,院子里却比乡下人的院落小。院内两层小旧楼,不算高大,门窗也古旧,没有半丝儿豪华气派的样子,只是楼正中那块牌匾倒是蛮吸引人眼光,上书三个描漆大字:无聚楼。

齐明刀迟疑着:该咋样跨进这无聚楼呢?

2

小小的齐明刀非常喜欢货郎苗,经常站在村口大路边的大槐树底下,翘首盼望货郎苗到来。

这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,坐落在四郎河畔的山脚下。背靠山坡,面朝四郎河。村子地处偏僻,距县城远,距长安城更远。村边连一条直通县城和长安城的正经官道都没有。要去县城要去长安城就得过四郎河上的旧木桥,走上四五里地,才到官道上,然后在官道边等汽车。汽车过来了招招手,汽车停了就上,汽车不停就继续等。由于地势太偏僻,弄得村子里连个商店都没有,



村里人要买个生活日用品，就得上县城。可买寻常生活日用品，上县城就划不来了，划不来就等货郎苗。货郎苗一月半月，总要转过来回。

货郎苗每回来，都要过四郎河上的旧木桥。

齐明刀只要听到拨浪鼓响，立即就往外跑。他妈问跑啥哩？拨浪鼓响哩！我咋没听见哩？你耳朵背。妈耳朵背，我娃驴耳朵灵。说话间，齐明刀早跑出院落跑到村口大路边的大槐树下，小手搭个凉棚一望，穿着蓝色或者灰色长袍的货郎苗挑着担子，正忽悠悠地过四郎河上的旧木桥呢。货郎苗过桥时把拨浪鼓摇得更响更急促，像是跟村里人打招呼：货郎来了。齐明刀听着拨浪鼓响，看着货郎苗挑货郎担悠然自得的样子，觉得格外亲切。

货郎苗从不进村，每次都把担子停在大槐树的树荫底下，把拨浪鼓高举过头顶，使足劲猛摇一阵。听到拨浪鼓响，村里的婆娘媳妇姑娘便领着娃们来了。娃们腿快，早把货郎担围住，伸脖探头，指指点点地看货郎担里的货物。婆娘媳妇姑娘也随后走到跟前。

货郎苗并不急于卖货，又摇一阵拨浪鼓，高声唱道：“货郎儿，挑着担儿沿村串，鼓儿摇得欢。生意虽小，样样齐全。婆娘媳妇闺女听我吆喝声，杂色带子花丝线，博山琉璃簪；还有那，桃花宫粉胭脂片，软翠花冠；红绿梭布，苏杭绒襖，玛瑙小耳圈。有的是，牛骨梳篦，水晶纽扣，玉容香皂擦粉面，头绳儿红又鲜；新添的，白铜顶指，上鞋锥子，广条京针，时样高低梅花瓣，长安任家柳叶剪。”

货郎苗一唱完，婆娘媳妇姑娘们便嘻嘻哈哈拨开娃们，挤到货郎担跟前挑拣自家需要的东西，娃们并不退让，毛毛头从大人的腿缝里胳膊窝里探出来，点着指头问当妈的当娘的当姑的要这要那。东西拿到手的，便讨价还价，议定了便一手交钱，一手拿货，欢喜而去。

每次卖东西卖到最后，货郎苗都要取一样东西，跟谁家婆娘媳



妇换一碗饭吃，麦饭、面条、搅团随便，主人给啥他吃啥。吃完笑着说，货郎担儿就这样，勾上鞋走路，搁下担儿卖货，吃的百家饭，住的百家店。

婆娘媳妇姑娘散去，娃们却围住货郎不散。娃们没钱买东西，却有时间看热闹。有时娃少了，货郎苗还给每人散一颗糖吃。娃们嘴里吃着糖，手上摇着拨浪鼓，跟货郎苗嬉戏玩耍。

有一回，齐明刀和另一个碎娃踢鸡毛毽子玩，猛一用力，毽子高高飞上空中，打住洋槐树的树叶子才掉下来，恰巧掉到货郎担上，把货郎担上的玻璃盖砸了。齐明刀吓坏了，拿啥赔人家玻璃呢？

齐明刀惊慌地看货郎苗，货郎苗并没有生气，而是一双眼睛诧异地看着那个歪斜在玻璃碎片中的鸡毛毽子。

货郎苗取过鸡毛毽子，就着太阳光仔细看。齐明刀想，要是喜欢，就拿鸡毛毽子赔他玻璃吧，大不了重做一个毽子玩。

货郎苗看过毽子，笑着说：“碎侄子，我这货郎担儿上的货，你随便挑两三样。”

齐明刀怯怯地：“我打了你玻璃，咋还能挑你货哩。”

“不是让你白挑，是拿货换你毽子哩。”

“喜爱就拿去，就当赔你玻璃呢？”

“我不让你赔玻璃，我让你挑货。”

“为啥哩？”

“你这娃灵醒，知道问为啥哩。告诉你吧，因为我喜欢你做毽子的两个旧麻钱。”

“嗨，旧麻钱又不能买东西，你拿去。”说着挑了一只博山琉璃簪，一个玛瑙小耳圈，一把长安任家柳叶剪，跑回去送给妈。妈高兴地舀了一碗面让他端给货郎苗，等他把面碗端到大洋槐树底下，货郎苗已经走了。走了不要紧，走了还来。以后每次来，齐明刀都



要端一碗面给货郎苗吃。货郎苗香香地吃过几回之后，给齐明刀带来一本书，书名是《中国历代钱币图谱》。对齐明刀说，好好看，照着上面的模样给咱搜索收集，收到就给我，我拿货换，你不要货要现钱也行。

齐明刀看过那本书后，想到自己做毬子的两枚麻钱，凭印象与书上图谱一对，才晓得那是两枚一枚当十的大观通宝，其中一枚还是母钱。齐明刀不知道那两枚钱能值多少钱，只知道用它换回了三样令妈高兴了好一阵子的东西。妈头上别的，耳朵上挂的，手上用的，让村里的婆娘媳妇羡慕不已。

齐明刀放学回家，尤其是放寒暑假没事时，就背个馍兜兜到邻近的村子走街串巷寻麻钱去。几年时间竟然寻到不少麻钱。寻到麻钱就等货郎苗来，货郎苗根据麻钱的年代品相，有的拿货换，有的直接给现钱。爸妈见收麻钱能补贴家用，也就不阻拦。他看书上的图，识书上的文，再摸索寻到的钱，见得多了，过手得多了，把各式各样的钱全砸在肚子里。在与货郎苗的兑换中，也摸着哪些钱贵重，哪些钱一般般了。

不知不觉，他成了货郎苗的徒弟，徒弟给师傅孝敬了不少古钱币。

一天，齐明刀和货郎苗兑完钱，货郎苗不着急走，而是坐在担子上一个劲摇拨浪鼓。拨浪鼓苍凉的声音像是货郎苗内心的一声声叹息。齐明刀感到货郎苗有话要说。齐明刀感觉对了，货郎苗一边缓慢地摇拨浪鼓，一边严肃深沉地对他说话，那话语和拨浪鼓的声音一起潜进了他的耳孔。

收钱得用心哩，心用到钱才跟你缘分哩。心要惊驴耳朵要尖。一有风吹，驴耳朵要像树叶子一样颤动哩。黑夜晚要趴在荒野里，耳朵紧紧地贴着土地，听钱在地下滚动的声音。钱在地下滚动，就像马群在地上奔跑一样，首尾相衔，马镫相撞，马蹄扣石，发



出叮叮当当轰轰隆隆的声音。有的钱年轻，只跑了几百年，有的钱古老，跑了几千年。不管是几百年的钱还是几千年的钱，发着声响从你身边跑过时，你都要逮住它。不然的话，你的手就要成灰了。

齐明刀似乎立刻听到了地底下钱币滚动的声音，不过那声音不像马镫的叮当声，也不像马蹄的轰轰声，倒像是拨浪鼓的敲击声。拨浪鼓和货郎苗的说话声一样回响在齐明刀耳畔，齐明刀细细品味那话语，想到平时读的小人书和跑十几里路看的露天电影，走上革命道路需要指路人，货郎苗呢，就是他走上钱币道路的指路人。

齐明刀把心和耳朵又磨练了几年，把感觉磨练得非常灵敏。这几年，他经了许多事，识了许多人，找到了许多钱币。他在四郎河一带的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。有一天，信风一吹，他的驴耳朵树叶子一般颤动起来，他连忙趴到地上去听。他听到四郎河最上游驮马山脚下有钱币滚动的声音，而且滚上了地面。

齐明刀飞快地赶往钱币滚出地面的地方。齐明刀顺着草叶子的风，听到钱币滚到了他打过交道的通宝家，他便毫不犹豫地敲门进了通宝家。通宝拉住齐明刀的手说：“哥做梦都梦见你来哩。”齐明刀知道通宝这人仗义爽快好打交道，忙回话给通宝戴二尺五，“哥是好哥，哥吃肉都想着给兄弟喝汤哩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哥吃肉兄弟吃肉，哥喝汤兄弟喝汤。”

“还是哥说的对。”

通宝媳妇麻利地抹净小桌摆好马扎子倒好茶。通宝说你到大门外头纳鞋底去，媳妇拿了鞋底针线往外走，蹊门槛时回头瞄了齐明刀一眼。

齐明刀坐到马扎子上，端起茶碗说：“我一来，嫂子就成了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，坐到村口树底下纳鞋底，你咋不让她揣颗手榴弹哩？”



通宝说：“没坐在村口树底下，就坐在门口石头上，有情况大声咳嗽一下屋里就能听见。这一带时常出东西，日本鬼子不进村，刀子却时常转悠呢。”

“瞧你把咱说成地下党了，干的都是秘密工作。”

喝茶中，通宝凑近齐明刀，附在耳朵跟前，悄声说：“这回坛场大，出了大半罐生坑货。”

齐明刀一听大半罐生坑货心就跳开了，但他丝毫不表露出来，拿得老老的坐着喝茶。

通宝说：“哥谁都没让看，专门等你哩。别人都是碎嘴嫩牙吃不了这么多，你眼眼稠路子宽，所以哥专门等你哩。”

齐明刀说：“是货不是货，先从眼下过。”

通宝说：“那当然那当然。”说着起身关好房门，从麦囤里拎出葫芦大个瓦罐，抠住底儿就要往桌上倒。齐明刀忙拦住，接过一看，果然大半罐生坑货。

生坑熟坑，是江湖行话。生坑货，指刚出土没动过手的古董。熟坑货，指没人过土或出土时间长了，汗手揉过的古董。古董行当的人说得形象，生坑货是姑娘，熟坑货是媳妇，用过没用过，行家里手一望便知。价值嘛，自然也是悬殊。娶个没划苞的黄花闺女是一个价，吃个二馍就是另一个价了。

望着大半罐花花绿绿的姑娘娃，齐明刀双眼一亮，亮得像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。通宝说，奇怪，大白天咱屋里咋闪电哩？齐明刀说你屋里贮着宝哩，贮着宝的屋里就闪电放光哩。齐明刀一边给通宝戴二尺五一边掩饰自己不小心闪露出的目光。像通宝这样的人，不一定真识货，但却识得脸色，一丝丝细小的表情都可能被他逮住，成为要价的砝码。

齐明刀自自然然地和通宝说笑，去，把你和我嫂子昨黑了睡觉的粗布单拿来。通宝拿来，齐明刀叠成几叠，挪走茶壶茶碗，铺在